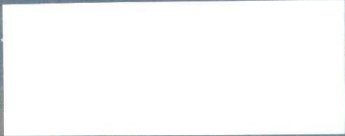


梅格雷探案

梅格雷与 高个子女郎

[比]西默农著 • 华 青译





梅格雷探案

梅格雷与 高个子女郎

[比]西默农著 • 华 青译

上海译文出版社

Georges Simenon
MAIGRET ET LA GRANDE PERCHÉ

根据法国 Presses de la Cité 出版社 1978 年版译出

梅格雷与高个子女郎

[比利时] 乔治·西默农 著

华 青 译

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上海延安中路 955 弄 14 号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丹徒人民彩印厂印刷

开本 787×960 1/32 印张 6.375 插页 2 字数 101,000

1987 年 4 月第 1 版 1987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00,001—133,000 册

(内装面本 120 册)

塑面本定价: 1.35 元 普通本定价 1.05 元

书号: 10188.743

第一章

执达员让求见人填好了条子，然后交给了梅格雷，上面工工整整地写着：

“十七年前在月亮街曾被您逮捕，还惹……惹过您发火的厄耐斯蒂娜，外号高个子女郎（婚前姓米科，现在姓朱西奥姆），恳求您召见，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要告诉您，情况紧急，刻不容缓。”

梅格雷用眼角瞥了一下老约瑟夫，他想知道他是否看过这张纸条，然而这个两鬓苍白的执达员的脸上毫无表情。这天上午，在整个司法警察局的办公室里，大概就他一个人还穿着外套。这么多年来，探长还是第一次在这样琢磨：真不知出了什么差错，才非得在这么一位颇受人尊敬的人的脖子上，挂上一根份量不轻的链子，上面还吊着一枚大勋章！

已经有好几天了，他头脑里经常出现这类离奇古怪的问题。也许是大热天的缘故吧，也许是这假期的气氛使他无法严肃地思考问题，巴黎市区的噪音从洞开的窗口侵入室内。在约瑟夫来办公室之前，梅格雷一直在专心致志地盯着一只嗡嗡打转的胡蜂，它老是在天花板上同一个地方撞来撞去。一大半的警探正在海滨或乡间度假。吕卡斯头戴一顶巴拿马草帽，那模样就象一间土著茅屋或一只灯罩。局长也已在前一天动身去比利牛斯山了，他每年都要去那儿度假。

“是个女酒鬼？”梅格雷问执达员。

“我看不是，梅格雷先生。”

有些女人有时会发生这样的情况：当她们喝得烂醉时，便觉得有些事情需要报警。

“一个神经质的女人？”

“她问我是否要等很久，我回答说甚至连您是否会见她都不知道。于是她坐在候见室的角落里开始看起报来。”

梅格雷既想不起米科和朱西奥姆这两个姓，也想不起高个子女郎这个外号，但对月亮街那件事，他至今还记忆犹新。那是个和今天一样的炎热天，脚下的柏油马路被太阳烤软了，整个巴黎散发着沥青味儿。

那是在圣德尼门附近的一条小路，两旁尽是

些藏垢纳污的旅店、酒吧。当时他还不是探长。那些女人穿着直统裙，脖子后面的头发削得露出了头皮。为了打听到那个姑娘的住处，他只得走进两三家酒吧，顺便喝了几杯贝尔努酒。他闻到这种酒味便会想起那家小旅店里的汗酸及脚臭味。她的房间在四楼或许五楼。开始他找错了门，看到一个正坐在床上拉手风琴的黑人，显然他是个在舞厅拉手风琴的乐师。那个黑人没有停下，而是用下巴朝隔壁房门一努。

“进来！”

里面传出一个沙哑的声音，一个喝酒过量、吸烟太多的人的声音。接着，在朝院子开的那扇窗旁，一个身披天蓝色浴衣的高个子姑娘出现了，她正在一只酒精灯上煎猪排。

她和梅格雷一样高，可能比他还要高些。她沉着地把他从头到脚打量了一遍，接着就问：

“您是警察？”

他在带镜子的大柜上面找到了钱包和银行支票，而她却显得很镇静。

“这是我的女友偷的。”

“哪个女友？”

“我不知道她的名字。我们管她叫吕吕。”

“她在哪里？”

“去找呗，这是您的行当呀。”

“穿好衣服跟我走。”

这本来不过是桩普通的妓女骗钱案，可有人告诉警察局说，这件案子不同一般，倒并非因为钱包里数目可观，而是由于这件事涉及到夏朗德省的一个大牲畜商，他的议员竞选活动已经全面展开。

“我吃猪排了，您可别来打岔！”

狭小的房间里只有一把扶手椅。姑娘慢吞吞地吃着，对他毫不理会，也不管他一直站着腿是否会酸。

那时，她约摸二十来岁，脸色苍白，眼睛毫无生气，一张削瘦的长脸。接着，他看见她用一根火柴梗剔牙缝，然后用开水冲咖啡。

“我请你穿好衣服。”

天很热。旅馆里的气味使他难受。她是否早已猜到他感到不舒服了？

她不慌不忙地脱去浴衣、衬衫和三角裤，然后一丝不挂地走到床边，平躺在弄乱的床上，一面燃起一支烟。

“我在等你！”他一面不耐烦地说，一面尽量把头转向别处。

“我也是。”

“我有逮捕证。”

“那就逮捕我吧。”

“穿好衣服跟我走！”

“我这样很好。”

这场面真是滑稽。她很平静，然而无动于衷，那双没有生气的眼睛里掠过一丝讥讽的目光。

“您说要逮捕我。我嘛，也很乐意。但除此之外，别指望我帮您什么忙。我是在我的家里。天这么热，我有权利光着身子。现在，如果您要坚持让我就这个模样跟您走的话，我看也没有什么不方便的。”

他至少重复了十次：

“穿好衣服！”

也许由于她那白净的肌肤，也许由于背景是脏乱不堪的房间，他觉得自己从未看见过一个女人的裸体象她那样赫然醒目。不管他把她的衣服扔到床上去也好，威胁她也好，继而对她好言相劝也好，一切都徒劳无功。

最后，他下楼去叫来了两个警察，接下去的场面真是令人啼笑皆非：他们不得不强行用一条被子将她裹住，象搬运一只大邮包似的把她从狭窄的楼梯上抬下去，过道两旁的房门纷纷打开了。

以后他就再也没见过她，也没听别人谈起过她。

“让她进来吧，”他叹了口气说道。

他一下子认出了她。他觉得她没有变。他又

看见了她那苍白的长脸、浅色的瞳仁和抹得红红的大嘴——简直就象正在滴血的伤口。他又在她恬然的目光里看到了嘲讽的意味——那些颇有阅历的对什么事都见怪不怪的人所具有的目光。

她身穿一件合身的连衣裙，头上一顶淡颜色的草帽，还戴着手套。

“您还在生我的气？”

他吸着烟斗，没回答。

“我可以坐下吗？我早就知道您已经升官了，正因为这样我才没机会见您。可以抽烟吗？”

她从手提包里拿出一支烟，然后点燃。

“我得立刻对您说清楚，不过我没有埋怨您的意思，那一次可不是我的过错。我被白白地关了一年。确实有一个叫吕吕的女人，只是你们没有花力气去找到她罢了。遇到那个胖阔佬时我俩正好在一起。他把我俩都带走了，但他摸了摸我后，就恳求我离开，因为他觉得瘦的不够味儿。我在走廊里等着，一小时后，吕吕把那钱包传给我，让我藏好。”

“她现在怎么样了？”

“五年前她在南方开了个小旅馆。我只是想提醒您，每个人都有弄错的时候。”

“那您就是为这个来的？”

“不，是为了告诉您阿尔弗雷德的事才来的。”

如果他知道我在这里，他又要说我是个傻瓜了。我本该去找布瓦西埃侦探，阿尔弗雷德的情况他很清楚。”

“阿尔弗雷德是谁？”

“我的丈夫。他是我真正的丈夫，我们是合法夫妻，婚礼连神甫也参加了，因为他信教。布瓦西埃侦探曾逮捕过他两三次，其中一次阿尔弗雷德在弗雷纳^①服了五年刑。”

她的声音有些沙哑了。

“您也许不知道朱西奥姆这个姓吧，不过您要是知道他的绰号，您肯定知道他是谁了，他经常上报，人称‘倒霉蛋阿尔弗雷德’。”

“保险箱？”

“是的。”

“你们吵架了？”

“没有，我并不是为了那些您想当然的事儿才来这里的。我可没那兴致。这么说您是知道阿尔弗雷德的啰？”

梅格雷从来没有看见过他，更确切地说，只是在走廊里瞥过他一眼，那时这个撬窃犯正在等候布瓦西埃的审讯。他隐隐约约地回想起那是一个身体单薄，目光惶恐的矮个子，由于瘦小的缘故，

① 巴黎南面的一个地区，是巴黎刑事监狱所在地。

他身上的衣服显得过于宽大。

“我俩对他的看法显然是不同的，”她说。“他是个可怜的家伙。他不象您想象的那样可以不屑一顾，我和他一起生活快十二年了，只是刚开始真正了解他。”

“他在哪儿？”

“别担心，我正要往下说呢。我不知道他在哪儿，但他眼下已身不由己，进退两难。我就是为这来的。只是您必须相信我的话，我知道这个要求太过分了一些。”

他饶有兴趣地打量着她，因为她的话直截了当而又吸引人。她既没有装腔作势，也无意给人某种印象。如果说她曾停顿过片刻才把话讲完，那是因为她要讲的事情确实很难表达清楚。

尽管这样，他俩之间依然有一道障碍，为了不使他产生误解，她正努力地跨越这道障碍。

梅格雷从未亲自审理过那个“倒霉蛋阿尔弗雷德”的案子，他只是在拘留所里听到过一些他的情况。那家伙几乎可以说是个大名鼎鼎的人物，许多报纸曾以醒目的字体介绍他的“殊荣”。

他曾在专门制造保险箱的普朗夏尔公司干过多年，是该公司技艺高超的行家之一。那时他已是个体弱、内向且不走运的小伙子，每隔一段时间他的癫痫毛病便会突然发作。

当然，布瓦西埃可以告诉梅格雷他是在什么情况下离开普朗夏尔公司的。

尽管他不用去安装保险箱了，但他却干上了撬窃保险箱的行当。

“你和他认识时，他还在上班吗？”

“当然在上班。我可没有把他往坏道上赶，要是您这样想的话。他干干零活，有时为某个五金器材安装工程承包人干一阵子，后来我马上明白了他怎么会丢掉饭碗的。”

“难道您不认为您该去见布瓦西埃吗？”

“他管撬窃案，不是吗？管凶杀案的是您。”

“阿尔弗雷德杀人了？”

“听着，探长先生，如果您让我说下去的话，您会很快听明白的。您怎么说阿尔弗雷德都行，但即使把世界上所有的金子都给他，他也不会去杀人。这样谈论象他那样的男人似乎有些荒唐，但他是个感情脆弱的人，动不动就会掉眼泪。我对他有所了解。别人可能会对您说他是个懦夫。也许正因为他是这么一个人，我才爱上了他。”

她平静地瞧着他。她说最后一句话的语气虽然平淡，但仍听得出里面带着某种自豪的意味。

“如果你们知道他脑袋里所有的东西，你们会大吃一惊的。不过，这没有用。对您来说，他只不过是窃贼而已。他被判过一次刑，在监狱里待

了五年。每逢探监的日子我从不错过，那段时间我不得不继续干他的行当，即使会遇到麻烦也得干，因为我没有执照①，而那时候这东西是必不可少的。

“他总巴望着能干成一次大买卖，这样我们便可到乡间去生活了。这是他从小时候起就一直梦寐以求的事儿。”

“你们住在哪里？”

“雅玛普码头②，就在圣马尔丹船闸对面。您知道那个地方吗？我们在一个绿色门面的酒吧间楼上有两间屋子，因为楼下有电话，所以住在那里很方便。”

“阿尔弗雷德现在还在那儿吗？”

“不。我已经告诉过您我不知道他在什么地方，我说的是实话。他又干了一次，不是昨晚，是前天晚上。”

“他逃之夭夭了？”

“别急，探长先生！您立刻就会明白我的话是非常重要的。那些买国家彩券等待每次开奖的人您是知道的，对吗？他们中有些人为了买彩券而节衣缩食，巴望着有朝一日能发财。唉，阿尔弗雷德就是这号人。在巴黎经他之手安装的保险箱有

① 指妓女执照。

② 位于巴黎塞纳河沿岸。

好几打，他对这些保险箱可说是了如指掌。一般来说，人们买保险箱总是为了存放钱财珠宝。”

“他想从大富翁那里下手？”

“正是这样。”

她耸耸肩膀，象是在谈论某个孩子无关紧要的坏习惯一样。继而，她又说：“他运气不好。他找到的大多是一些无法出售的证券或者是合同文件。只有一回他拿到了一大笔钱，这笔钱本可以使他太太平平地度过余生，可那一次他让布瓦西埃给逮住了。”

“是你和他一起干的？是你为他望的风？”

“不。他从来不愿这样干。起初，他想到哪儿去干活会预先告诉我，我也就暗暗地作些准备，以便等候在附近的地方。当我被他发现后，他就再也不告诉我了。”

“他怕你被人抓住？”

“也许吧。也可能出于迷信。您瞧，尽管我们一起过日子，可他还是那么孤独，有时他甚至两天不说一句话。每当我看到他晚上骑着自行车出去，我便知道这意味着什么。

梅格雷想起了一个细节：有次张提手，称阿尔弗雷德·朱西奥姆为“骑自行车的撬窃犯”。

“这又是他的一个主意。他设法夜晚三个骑自行车的男人不会引人注意，特别是肩背一个工具

包的男人。人们会把他当作一个去上夜班的工人。您瞧，我象对待一个朋友那样在和您说话。”

然而梅格雷还在思忖她为什么来他的办公室，当她又拿出一支烟时，他把一根擦着了了的火柴递了过去。

“今天是星期四。阿尔弗雷德是星期二半夜出去干的。”

“他事先告诉过您吗？”

“他已经有好几个夜晚在同一时间出门，这已经可以心照不宣了。在潜入一所住宅或一个办公室之前，他有时要花上一个星期的时间来观察里面的人的作息规律。”

“为了拿准里面肯定没有人？”

“不是的，有人无人对他来说是一样的。我甚至相信他宁愿在有人的时候干。他是个走起路来可以不出一丝声响的人。不知有多少回了，我根本没发觉他进门，他却已睡在我身旁了。”

“那您是否知道前天晚上他是在哪里下手的？”

“我只知道是在纳伊区。这我还是碰巧知道的。前天他回家时告诉我，警察在布洛涅森林一些妓女常在那里拉客的地方叫住了他，要他出示证件，他们一定是把他看作下流坯了。‘在哪里？’我问他。‘就在动物园后面，我是从纳伊回来时经

过那儿的。’

“嗯，前天晚上他背上了工具包，我明白他是干他的行当去了。”

“他没喝酒？”

“他从不喝酒，也不抽烟。他的身体受不了。他的生活简直象在走钢丝，当他在大街上被为他的命运叹息的人群围着指指点点的时候，他会羞愧得无地自容。他临出门时对我说：‘我相信这一回我们可以到乡间去住了。’”

梅格雷已经在记录她的话了，他机械地在本子上划满了曲线。

“他几点离开雅玛普码头的？”

“大约晚上十一点，跟前几天的时间一样。”

“这么说他到纳伊该是午夜时分了。”

“大概是的。他骑车向来不快，不过那段时间马路上车子也不多。”

“您什么时候看到他回来的？”

“我没有看见他回来。”

“所以您想他一定出了什么事？”

“他给我打了电话。”

“什么时候？”

“凌晨五点。我感到不安，没有睡着。他总担心癫痫会在马路上突然发作，我想他可能正在干的时候发病了，您明白吗？我听到楼下酒吧间的

电话铃响了，我们房间就在酒吧间上面。酒吧间的主人还没有起来。我猜想大概是我的电话，于是就下了楼，我从他的声音里听出他遇上麻烦了。他低声说：

“‘是你吗？’

“‘是的。’

“‘就你一个人？’

“‘是啊，你在哪里？’

“‘北站附近，一家小咖啡馆里。听着，蒂娜（他一直管我叫蒂娜），我必须躲一段时间。’

“‘叫人看见啦？’

“‘不是这么回事。我也不知道。一个男人看见我了，是的，不过我吃不准他是不是警察。’

“‘你拿到钱了？’

“‘没有。我还没来得及拿就出事了。’

“‘出了什么事？’

“‘我打开手电筒锁时，灯光照到了房间角落里有一张人脸。我先以为这人悄没声儿进了房间，正盯着我。后来我发现这是一双死人的眼睛。’”

她注视着梅格雷。

“我可以保证他没对我撒谎。若是他杀了人，他会对我老实说的。我这可不是在编故事。我觉得他打电话时快支撑不住了。他是多么害怕死